

周

禮

正

義

周禮正義卷六

瑞安孫詒讓學

宰夫之職掌治朝之灋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掌其禁令治朝在路門之外其位司士掌焉宰夫察其不如儀疏掌治朝之灋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者此司王之正朝與射人司士爲官聯也三公謂大師大傅大保六卿卽六官之正大夫通中下言之三公詳地官敘官疏注云治朝在路門之外者大宰注義同云其位司士掌焉者賈疏云案司士云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此羣吏卽羣士是

其位也吳廷華云此羣吏當合上中下士及故士等言之司士
 注約燕禮士東面則士位附於孤後也案吳說是也此羣吏專
 指命士以下言之朝士外朝之位羣士之外又有羣吏則羣吏
 與羣士異此以羣士為羣吏者對文則異散文得通也大宰入
 統七日達吏注釋為小吏此羣吏蓋即眾小吏矣云宰夫察其
 不相儀者謂察其位次舛誤及如朝士掌外朝禁慢朝錯立族
 談者之類敘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恆
 次敘諸吏之職事三者之來則應使辨理之鄭司農云復請也
 逆迎受王命者宰夫主諸臣萬民之復逆故詩人重之日家伯
 維宰立謂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於王謂於朝廷奏事自下而
 上曰逆逆謂上書疏敘羣吏之治者此家上經為文則羣吏亦

當專指命士以下言之與大宰大計羣吏之治小宰辨羣吏之治義蓋小異也云以待賓客之令者此謂朝聘賓客之治令猶大宰云待四方賓客之小治也掌訝云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注云賓客之治謂欲正其貢賦理國事也以告訝訝爲如朝而理之此令卽謂以事令訝而訝爲達於朝者則此官聽而治之也此蓋賓客之小治不必達於王者其大治則大僕諸侯之復逆非此官所掌也賈疏謂賓客之令謂若太宗伯朝覲會同則爲上相肆師云大朝覲佐饋及大小行人掌客掌訝委人遺人之屬皆是待賓客之官使辨理之非經義也云諸臣之復者賈疏云案夏官小臣職云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復逆並掌之此不言逆者但宰夫直次之不掌事故於文略也又案夏官大

僕職云擊諸侯之復逆此諸臣中兼之此宰夫恆敘大僕小臣等辨理此復逆之事也案賈說非也此諸臣亦當謂命士以下與御僕所掌羣吏之逆略同三公六卿及諸侯之復逆皆大僕小臣掌之王與冢宰聽之非此官所職也云萬民之逆者賈疏云案夏官御僕職掌羣吏庶民之復逆彼羣吏與此經羣吏爲羣臣別故鄭彼注羣吏府史以下此不言羣吏及復亦是文略也此宰夫次敘御僕使辨理府史萬民復逆也案賈說亦非也此羣吏專屬命士以下御僕之羣吏則通大夫士言之二經義不甚同而皆非府史詳御僕疏 注云恆次敘諸吏之職事三者之來則應使辨理之者敘注例用今字當作序詳小宰疏鄉師注云敘猶次也鄭以治卽職事謂次序羣吏之班秩尊卑使

各自脩其職事也賈疏云此宰夫次敘羣吏諸臣等之治職卽
以待賓客以下三事使之應答不闕於事也鄭司農云復請也
者廣雅釋詁云告復白語也爾雅釋詁云請告也案復請並謂
以言語告白於上曲禮云小閒願有復也後鄭注亦云復白也
大戴禮記曾子立事篇云承閒觀色而復之國語齊語云正月
之朝鄉長復事孟子梁惠王篇云有復於王者是諸經凡言復
者率爲告白之義先秦諸子中以告爲復者尤不可枚數訝士
云入復後鄭注云入告王以客至也彼訓復爲告猶先鄭此注
訓爲請也又後鄭此後注及先鄭大僕注並以復爲奏事彼此
互校知二鄭復字訓義本同賈疏謂復是報白之義不得爲請
故後鄭不從非云逆迎受王命者者小宰注云逆迎受之聘禮

云宰命司馬戒眾介眾介皆逆命不辭注云逆猶受也左昭二
十五年傳有司逆命杜注云欲迎受殺生之命故先鄭以迎受
王命爲逆但此經逆與復互文並爲告請之事與聘禮左傳義
實不同故後鄭亦不從云宰夫主諸臣萬民之復逆故詩人重
之曰家伯維宰者維疑當作惟詳夏官敍官趣馬疏此詩小雅
十月之交文鄭彼箋云家伯氏冢宰掌建邦之六典卿也賈疏
云知彼宰非大宰而當此宰夫者維宰在司徒下膳夫上故知
是宰夫也此先鄭以官次第當宰夫案鄭彼注冢宰掌建之六
典皆卿也不從司農者諸經單稱宰者皆大宰若宰夫無單言
宰者故爲大宰解之若然大宰在司徒下者彼以權寵爲次不
以尊卑故內史中大夫在膳夫上士之下師氏中大夫在趣馬

下士之下案賈說非也漢書古今人表有大宰家伯此卽後鄭詩箋所本春秋桓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公羊傳云其稱宰渠伯糾何下大夫也案大宰屬下大夫則宰夫也是宰夫自可單稱宰矣詩孔疏引王肅說又以宰爲小宰與班及二鄭義並異疑不足據云玄謂復之言報也反也者此增成先鄭義也公羊隱三年傳與夷復曰先君之所爲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爲社稷宗廟主也何注云復報也又毛詩小雅我行其野傳云復反也是復兼報反二義云反報於王謂於朝廷奏事者大僕先鄭注云復謂奏事與此義同後鄭意此復直謂在朝廷親以事奏白於王以其取報白反復之義故謂之復大司寇云凡遠近惇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士聽

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長後鄭云復猶報也報之者若上書詣公府言事矣彼注亦謂復爲報而特以上書言事爲況足證此注義賈疏謂羣臣受王命使臣行之訖反報於王則鄭本無是義凡受命行事訖而反報都宗人家宗人隸僕直謂之反命並不云復疎說與經注並不台也云自下而上曰逆逆謂上書者破先鄭逆爲迎受王命上書者謂上書言事於王也上書與奏事事亦略同蓋後鄭意復逆義本互通但諸臣於王親近故以爲於朝廷奏事萬民於王疎遠或不得於朝廷奏事故但以上書爲說此乃隨文異訓實則復亦可訓爲上書逆亦可訓爲奏事大司寇注以上書言事解悖獨老幼之復亦其證矣賈疏云謂自上而下曰順故自下而上曰逆也言上書者則今之上表

也若然據夏官諸侯諸臣萬民皆復逆並有則此亦皆有上書
奏事耳司農於此注復爲請逆爲迎受王命後鄭不從及至夏
官大僕先鄭注云復爲奏事逆謂受下奏卽與後鄭義同故彼
後鄭從之若然是先鄭兩解也案內豎云掌外內之通令凡小
事鄭注云內后六宮外卿大夫也使童豎通王內外之命給小
事者以其無與爲禮出入便疾內外以大事聞王則大事俟朝
而自復若然何須更有小臣等復逆乎然王者一日萬機或有
俟朝自復有大事急促不得待朝卽須非時通傳使聞徹在上
者也俞樾云大僕掌諸侯之復逆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
皆以復逆連文御僕云羣吏之逆庶民之復此云諸臣之復萬
民之逆蓋互言之非謂諸臣有復而無逆萬民有逆而無復也

周禮正義

禮六

五百四十五

案賈謂此諸臣萬民皆有上書奏事俞說亦同並是也但先鄭大僕注訓復爲奏事與此訓爲請同賈謂其兩解則非至逆訓受下奏與此注迥受王命之說同誤後鄭彼注偶失刊正實則彼職復逆連舉與此互文義不異也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灋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敘以治敘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別異諸官之八職以備王之徵召所爲正辟於治官則冢宰也治要若歲計也師辟小宰宰夫也治凡若月計也司辟上士中士治目若今日計也旅辟下士也治數每事多少異也治藏藏文書及器物贊治若今起文書草也治敘次序官中如今侍

曹伍伯傳吏朝也徵令趨走給招呼疏一日正掌官禮以治要者正與司皆掌官法者長屬威有當官之法正則總建之司則分治之詳略雖異而其爲法則同官法官成官常卽大宰八法之三也云五日府掌官契以治藏者官契卽小宰八成之書契也並詳大宰小宰疏莊存與云以上宰夫正職下皆攷二宰之事也 注云別異諸官之入職以備王之徵召所爲者敘官注云辨別也賈疏云自正已下爲入職皆備王招呼則正亦備王招呼及所爲也詒讓案此徵令當爲宣布政治亦通眩興發屬敘諸事令卽命令也鄭以王之徵召所爲爲釋義未備詳後云正辟於治官則冢宰也者釋文云辟本亦作譬下皆同案辟譬字通鄭意此正爲各官之長與大宰建其正略同但百官府各

自有當職之長通謂之正不可偏舉故唯舉大宰以相況以其
長屬自相助領不必與齊秩尊卑之次相當故爲譬況之詞矣
云治要若歲計也者要計對文則異散文則通謂都計諸凡之
總簿書也惠士奇云要凡日三者皆數也數分爲日目最爲凡
凡合爲要皆謂之數管子君臣曰君發其明府之法瑞以稽之
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要八職首曰要卽此荀子曰官人失要
則死州里役要邦國比要皆名爲要周官之要在六官六官之
要在天官是故冢宰治之司會攷之天子齋戒受之有要而後
有凡有凡而後有目有目而後有數尊者治約卑者治詳賈疏
云案下文歲終云會月終云要旬終云成此歲云要者但六卿
下云要不云會以要當會處故以治要爲歲計也云師辟小宰

宰夫也者此亦約舉大宰屬官爲譬況也賈疏云以下文四曰旅是下士諸官皆名旅其下士之上有上士中士向上差次當三日司上士之上向上差次有小宰宰夫故知二曰師當小宰宰夫也言辟者亦是六卿之下皆有此二者若司徒之下小司徒鄉師之類故亦言辟也王引之云宰夫掌敘羣吏之治正也師也司也旅也皆羣吏之待徵令者正非必六官之長師非必六官之貳與大宰職所云建其正立其貳者不同彼專指六官之長與貳此則汎指百官府言之謂百官府各有正師司旅也大射儀有小臣正小臣師鄭注曰小臣師正之佐也正長也又有僕人正僕人師注曰僕人正僕人之長師其佐也又有司馬正司馬師注曰司馬正政官之屬師正之佐也成十八年左傳

說晉悼公命百官有卿有公族大夫有大傅有司空有六官之
長中軍有尉有佐有司馬有候奄上軍有尉有司馬校正屬御
戎司士屬右六駟屬乘馬御而統言之曰師不陵正旅不偏師
則所謂正者非專指六官之長而言如中軍尉其下有佐有司
馬上軍尉其下有司馬則尉卽是正御戎乘馬御及右各有其
屬則皆正也屬於正者卽師旅也襄二十五年傳曰六正五吏
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六正已是六卿則正長
非卿可知故杜注曰百官正長羣有司也正長爲有司則師旅
可知周語稷徧戒百姓紀農協功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
正再之后稷三之章注曰農師上士也農正后稷之佐田駿也
故次農師后稷農官之君也故次農正然則農正之位卑於后

稷其非命卿可知農師又卑於農正其旅又卑於農師周語又曰至於王吏則皆官正莅事上卿監之是官正非上卿也楚語曰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爲官正而以伯子男爲師旅言公侯伯子男譬若百官之正長師旅爲天子之羣吏也多方曰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然則正固有小者王制史以獄成告於正鄭注曰正於周鄉師之屬左傳有卜正工正候正校正隧正四鄉正馬正陶正令正五工正九農正賈正車正牧正庖正是官之小者亦得名爲正也周官以正名者黨正但爲下大夫鄉大夫職謂之羣吏其他宮正酒正則以士爲之推而至於百官府皆名有正故酒誥稱庶士有正大雅稱鞠哉庶正不必六官之長而後爲正也師則屬於正者故左傳曰師不陵正祭法曰適

士二廟官師一廟鄭注曰官師中士下士不必六官之貳而後
爲師也案王說甚嚴與鄭義足互相備此正與大宰之正異師
旅與夏官序官之師旅亦異正因兼有大小師亦通於尊卑如
書盤庚云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僞孔傳云師長公卿是公卿
爲師也國語魯語云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
宣序民事韋注引賈逵唐固虞翻云師尹大夫官也又楚語云
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注云師長大夫是大夫亦爲師也墨子
尙同篇引相年之道云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卿大夫師
長是師長降於大夫則又咳元士以下矣但鄭約舉大宰當職
官屬相替況則大宰爲正小宰宰夫爲師上中士爲司下士爲
旅約略比擬等差如是非謂正必六卿師必中下大夫司旅必

士也云治凡若月計也者謂都計諸目之總簿書也庖人注云凡計數之管子幼官篇云計凡什終尹注云凡謂都數也賈疏云上要既當歲會故治凡當月計曰要之處也云司辟上士中士者此亦約大宰屬官之上中士爲譬況也司與師亦通稱若司市稱市師亦稱市司是也云治日若今日計也者謂都計諸數之總簿書也日詳於凡故公羊僖五年傳云一事而再見者前日而後凡也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云號凡而略名詳而日者徧辨其事也凡者獨舉其大也賈疏云從治要向下次差之此治日當日計日成之處故云今日計也案注例凡言今者皆舉漢制爲況日成見下文不當云今上治要治凡注亦無今字疑涉下質治注而誤衍賈所據本已然云旅辟下士也者

此亦約舉大宰屬官爲譬況也敘官大宰族下士三十有二人
注云下士治眾事者是也云治數每事多少異也者量人注云
數多少也自要以下以次遞詳至數而纖悉畢備故云每事多
少異也云治藏藏文書及器物者說文艸部新附云藏匿也案
正字當作藏藏卽藏之俗一切經音義引三倉云府文書財物
藏也云贊治若今起文書草也者續漢書百官志云尚書侍郎
王作文書起草鄭以史掌官書故以起文書草爲釋御史掌贊
書注亦云若今尚書作詔文賈疏云起文書草乃後判決是爲
贊治之法故稱贊治也云治敘次序官中者敘疑亦當作序凡
注例用今字雖複述經文亦不用古字詳小宰疏小宰六敘注
云敘秩次也賈疏云既有才智爲什長當次序官中須人驅役

之處則科次其徒故云次序官中也云如今侍曹伍伯傳吏朝
也者賈疏云漢時五人爲伍伯長也是五人之長言傳吏朝者
傳在朝羣吏諸官事務於朝也胥爲什長亦然故舉漢法況之
也孔廣森云後漢書宦者曹節傳越騎營五百注曰今俗呼行
伍人爲五百也宋書百官志云舊說古君行師從卿行旅從
旅五百人也今縣令以上古之諸侯故立五百以象師從旅從
依古義也韋昭云五百字本爲伍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引
當道伯中以擊除也周制五百爲旅帥皆大夫不得卑之如此
說依韋訓伯讀爲陌依疏如字讀之司服注曰今時伍伯緹衣
古兵服之遺色侍曹謂伍伯當日者文王世子注云如今小史
直日陳遵爲公府掾史曹事數廢西曹以故事適之侍曹輒詣

周禮正義

禮六

十一楚學社本

五百四十五

寺舍白遵是侍曹之法有事當傳告也案孔說是也賈釋伍伯本崔豹古今注義三國志杜瓊傳云自漢以來名官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是侍曹卽隨侍曹吏之卒也鄭言此者以傳吏朝與次序官中事相類故舉以爲證非况有爲什長賈說失之云徵令趨走給招呼者司市注云徵召也若典祀云徵役于司隸而役之大胥云以鼓徵學士皆招呼之事黃以周云汗趨走釋徒招呼釋徵令謂徒者徵召教令者也惠士奇云徵介者傳令也韓非難一日富世之行事都丞之下徵令者不辟尊貴不就卑賤然則戰國徵令以都丞猶周之徒也詒讓案經凡言徵者有二一爲徵召若典祀大胥二職所云是也一爲徵斂若紫師云以時徵其賦掌茶云徵野疏材之物是也掌炭云掌灰

物炭物之徵令亦專據徵斂言之至司書云以逆忍吏之徵令
小司徒云以行徵令鄉師云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
于市朝閭胥云各掌其閭之徵令則皆通舉宣布政治之事而
徵召徵斂二義自咳於其中此經上云掌百官府之徵令亦與
小司徒諸職同爲總舉之文而徒掌官令以徵令則白爲徵召
教令鄭此注義不誤而釋前百官府之徵令亦爲招呼則非也
掌治灋以攷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
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
羣都諸采邑也六遂五百家爲鄙五鄙爲縣言縣鄙而六鄉州
黨亦存焉乘猶計也財泉穀也用貨賄也物畜獸也辟名詐爲
書以空作見文書與實不相應也官刑在司寇五刑第四者疏

掌治讓以攷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者此與司會天府爲官聯也賈疏云宰夫是句考之官故以治法考百官及羣都縣鄙鄉遂之內治功善惡也案羣都縣鄙謂采邑之都鄙及公邑之縣鄙鄭賈以縣鄙爲鄉遂非也此內舉官府外舉采邑公邑以該郊野鄉遂明畿內之治此官通攷之司會云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鄙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大府職內藏歲藏幣並有官府都鄙之文天府云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此云羣都縣鄙司會云郊野縣鄙天府云鄉州都鄙大府諸職則唯云都鄙並詳略互見文不具也云乘其財用之出入者謂以書契版圖及月要歲會通計其財用出入之凡數也云凡失財用物

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者凡治財用物不如法則有損
乏盛惡之弊故以詔告冢宰誅之大司寇官刑上能糾職此卽
糾其職之不舉黜其官齊復加以刑罰也云其足用長財善物
者賞之者賞請增其祿秩江永云足用謂度支有方而用不匱
長財謂經理有法而財自生善物如牧養肥充制作精良之類
此皆能稱職者故賞之 注云羣都諸采邑也者大宰注云都
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是也賈疏云謂大都小都
家邑三處也云六遂五百家爲鄙五鄙爲縣者據遂人五贊爲
鄙五鄙爲縣云言縣鄙而六鄉州黨亦存焉者鄭意經縣鄙卽
六遂之屬別大司徒六鄉之制五百家爲黨五黨爲州與六遂
縣鄙相當經舉縣鄙以該州黨明鄉遂之治宰夫通考之也王

周禮正義

禮六

十一卷 字利本

五百四十六

安石云縣者縣師所掌之縣也王昭禹說同姜兆錫云羣都縣
鄙猶司土言都家縣鄙謂采邑及凡公邑也案王姜說是也經
言縣鄙者凡六此職云以考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遂人云造
縣鄙形體之禮司常云州里建旗縣鄙建旄大司馬云縣鄙各
以其名鄉以州名司土云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朝士云則
令邦國都家縣鄙盧刑貶鄭司土注云野鄙鄉遂之屬義與此
注同而司常注則云州里縣鄙鄉遂之官互約言之大司馬注
亦云縣鄙謂縣正鄙師至鄰長也則皆謂專指六遂之吏不兼
六鄉與此及朝士注異綜校諸文司常之縣鄙與州里並舉大
司馬之縣鄙與鄉州並舉則縣鄙不得咳六鄉可知蓋經凡言
縣鄙者惟遂人之縣鄙爲遂之屬別此外如此及司常大司馬

司士朝士諸職皆公邑也縣卽縣師縣士之縣爲四等公邑之
通名公邑所居謂之縣鄙猶大小都所居謂之都鄙非六遂五
鄙之縣五鄙之鄙左昭二十年傳晏子曰縣鄙之人入從其政
偪介之關暴征其私彼縣亦是公邑故必由偪介之關而入共
征役與此經義可互證鄭賈說並失之此職及司士朝士皆舉
都家公邑而不及鄉遂者舉外以包內耳互詳司常大司馬疏
云乘猶計也者彙人乘其事注義同說文桀部云桀覆也隸變
爲乘乘本訛覆假借爲計數之義賈疏云計者算法乘除之名
出於此也云財泉穀也者大宰注同云用貨賄也者賈疏云案
內府云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以待邦之大用故知用中
有貨賄也云物畜獸也者謂庖人六畜六獸之屬若牛馬之等

亦動物之種別也案此物卽小宰外府司會司書之百物當通
咳動植器械之屬凡周於民之食用者皆是不徒畜獸也注說
似未咳詳外府司會疏云辟名詐爲書以空作見文書與實不
相應也者呂氏春秋處方篇高注云辟邪也賈子新書道術篇
云龔常緣道謂之道反道爲辟蓋辟者差戾之言以空作見卽
漢書食貨志所謂多張空簿府賦不實若是則財用物等與實
差戾不相應故謂之辟名釋文引干注云辟不當也與鄭義略
同賈疏云其人失財用物者則詐爲文書以空物作見在文書
與實物不相應是罪人也案鄭賈以辟名通冢財用物三者爲
文亦未埒竊謂此文當讀凡失財用爲句物屬下辟名者爲句
此經凡掌械器膳服畜獸諸官多云辨其名物蓋異物則異名

名與物必相應若以鹽爲良以惡爲美則物與名違舛不相應
所謂物辟名也財失則不長用失則不足物辟名則不善上下
文正相對自鄭賈以來並失其句讀而義亦晦矣云官刑在司
寇五刑第四者者與大宰八法七曰官刑同以式灋掌祭祀之
戒具與其薦羞從大宰而眡滌濯薦脯醢也羞庶羞內羞疏以
式灋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者式灋卽大宰九式祭祀之式
是也小宰注云法謂其禮法也戒具戒官有事者所當共大宰
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
日遂戒祀大神示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此戒與彼事同蓋前
祭十日大宰則戒齊宰夫則戒具及薦羞也云從大宰而眡滌
濯者賈疏云上大宰職已云祀五帝眡滌濯此宰夫又從大宰

周禮正義

禮六

十四 禮學附本

五百四十六

而既之也詒讓案此卽小宰六屬所謂大事則從其長也凡大
祭祀既滌濯在祭前一日之夕詳大宰疏大射儀云前射三日
宰夫戒宰及司馬彼諸侯大射亦宰夫掌戒天子禮當亦然此
不云射者文不具也 注云薦脯醢也者膳夫云凡王之稍事
設薦脯醢士昏禮贊者薦脯醢注云薦進也有司徹云宰夫自
東房薦脯醢彼大夫禮亦其象類也賈疏云案儀禮鄉飲酒鄉
射燕禮諸單言薦者皆是脯醢故知此薦亦脯醢凌廷堪云凡
獻酒皆有薦禮盛者則設俎士冠禮醴辭曰嘉薦令芳注嘉善
也善薦謂脯醢醢豆實凡經所謂薦者皆指脯醢也詒
讓案此以禮之恆例言之也其祭祀禮盛者則朝事饋食之豆
簋謂之薦籩人注云未食未飲曰薦是也籩人二饗之實皆無

脯而脯自爲加籩之實則又當爲羞矣蓋薦與羞繫乎饌之正加禮殺則脯爲正入薦內禮盛者則脯不入正籩而爲加不拘一例也云羞庶羞內羞者有司徹云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司士羞庶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左之卽宰夫主羞之事卽彼注云房中之羞其籩則糗餌粉養其豆則醢臠臠臠及籩人醢人之加豆籩內羞卽羞豆籩也籩人注云既食既飲曰羞以禮經攷之鄉飲酒燕禮鄉射大射禮羞皆在獻後特牲少牢饋食禮羞皆在尸飯後蓋庶羞內羞爲加饌故後設也互詳膳夫庖人籩人醢人疏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比較次之

疏

凡禮事者禮唐石經初刻作祀磨改作禮案上云

掌祭祀之戒具此別云凡禮事蓋廣該眾行禮之事石經初刻
誤云贊小宰比官府之具者賈疏云上小宰於七事已言以法
掌戒具此宰夫贊小宰校次之使知善惡是否也詒讓案聘禮
宰書幣命宰夫官具注云命之使眾官具幣及所宜贖亦宰夫
比官府之具之一端 注云比校次之者大司馬注義同大胥
注云比猶校也又春官世婦主云比次也是比兼校次二義謂
考校序次之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禮掌其牢禮委積膳
獻飲食賓賜之餼率與其陳數牢禮之法多少之差及其時也
三牲牛羊豕具爲一牢委積謂牢米薪芻給賓客道用也膳獻
餼羞俶獻也飲食燕饗也鄭司農云餼夕食也春秋傳曰殽有
陪鼎率牲牢可牽而行者春秋傳曰餼率竭矣立謂殽客始至

所致禮凡此禮陳數存可見者唯有行人掌客及聘禮公食大夫疏凡朝覲會同賓客者通四時朝覲及大小會同賓客等而言賈疏云上大宰云大朝覲會同彼言大謂朝覲爲會同而來今此朝覲不言大則朝覲自是四時常朝及會同皆有賓客也案賈說是也但經云賓客似亦當闕聘客言之云以牢禮之禮者凡待賓客之禮有牲牢者若大行人云成牢禮是也其法蓋在大宰九式賓客之式而此官掌之以爲官法者荀子王制篇云宰爵知賓客祭祀饗食犧牲牢之數是也云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牲宰與其陳數者此與大行人掌客爲官聯也賈疏云下別言委積之等則此牢禮謂饗饋之禮若然委積是賓未至時在道所設聘禮云聘日致饗則饗饋是朝日致之

矣今在委積上者以饗饋是禮之大者故先言之且委積非直
賓來時共之賓去亦共之在下亦其宜若然殮宰皆殺而云殮
牽者以掌客云積視殮牽據積而言之也案依鄭賈義上云以
牢禮之法者通下諸禮言之此又云掌其牢禮者牛人注云牢
禮殮饗也賈以下文別有殮故唯以饗饋爲釋司儀亦云饋牢
賜獻是牢禮猶言饋牢理或然也至掌客云掌四方賓客之牢
禮饋獻飲食之等數彼牢理當該積及殮而饋別見與此不同
者詳略互見無定例也經賓賜之殮牽釋文云一本作賓賜掌
其殮牽于本同包慎言云此經注與疏鄭本似無賓賜之三字
如有此三字二節不應無一語及之上陳牢禮之法委積一也
膳獻二也飲食三也并殮牽而四經文何以於殮牽上獨加賓

賜之三字經果變文以別饋牽於上三者注當中釋其義注無釋卽知經之本無此三字也當由干本作賓賜掌其饋牽傳寫靡入鄭本耳案包說近是依今本則牢禮也委積也膳獻也飲食也賓賜也五者總掌其饋牽似以饋爲孰食牽爲生牢五事者或饋牽兩有或有饋無牽或有牽無饋故綜舉之也依釋文別本則饋牽自專家賓賜爲文不涉上四者之事二義絕不同諦釋經文上旣云掌其牢禮等則下不得更以賓賜掌其饋牽爲更端之語別本文義爲短若如今本則不徒賓賜二字鄭賈並無釋據鄭以膳獻爲禽羞佾獻而聘禮記注謂禽羞佾獻卽聘義之時賜司儀客拜禮賜注又云禮賜謂乘禽是賓賜已咳於膳獻之中經亦不必更見此文况後鄭釋饋爲致饋則自以

於牽與牢禮四者平列既不以於牽屬賓賜亦不以爲總承上
五事之文以經注參互校之鄭賈本似無賓賜之二字惜於古
無徵未敢專輒刪定也 注云牢禮之法多少之差者此亦注
用今字作法也詳大宰疏鄭以此云法則是總舉多少之差與
下牢禮據致饗餼言者不同其差數則大行人掌客所說五等
諸侯隆殺之等是也云及其時也者謂其致之先後皆有定時
賈疏云案聘禮云賓至大夫帥至于館卽言宰夫朝服設俎又
云聘日致饗卽天子待諸侯亦然其委積者從來至去在道而
設之並是時也若然此等之禮並是掌客所主今此復言之者
此宰夫雖非正職以其主陳之當知其數故言之耳云三牲牛
羊豕具爲一牢者大行人注義同鄭詩小雅瓠葉序箋云繫養

者曰牢說文牛部云牢閑養牛馬圈也凡牲必繫養於牢故祭
視賓客之牲並謂之牢對文則三牲具曰大牢二牲曰少牢故
公羊桓八年何注云牛羊豕凡三牲曰大牢羊豕曰少牢散文
則通稱爲牢國語晉語韋注云凡牲一爲特二爲牢是二牲以
上並得牢稱知此牢禮必爲大牢者據聘禮歸餼歸饗餼並以
一大牢爲一牢故云牛羊豕具爲一牢也云委積謂牢米薪芻
給賓客通用也者大司徒云大賓客令道備委積注云少曰委
多曰積皆所以給賓客是也賈疏云依掌客云積視餼率餼有
芻薪及米明委積在道所設亦有芻米薪蒸也且地官遺人云
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衛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積
是其委積給客道用也案委積詳大司徒疏云膳獻禽羞俶獻

也者賈疏云此聘禮記文彼注云禽羞謂成熟有齊和者俶獻
四時珍美新物也俶始也言其始可獻也聘義謂之時賜是也
詒讓案鄭蓋謂積殯饗饋之外別有膳羞之獻不在常禮之數
聘義云燕與時賜無數是也以其膳羞有和齊故謂之膳獻王
安石以掌客說之云膳則殷膳大牢之屬是也獻則土介有禽
獻之屬是也王昭禹易祓王氏詳說李光坡姜兆錫方苞莊有
可蒲載康說並同案王說較鄭尤備掌客說諸侯相朝之禮君
殷膳及夫人膳並以大牢牛人亦云積膳之牛則膳不徒指禽
羞俶獻等可知矣云飲食燕饗也者卽掌客云上公三食三饗
二燕侯伯再食再饗再燕子男壹食壹饗壹燕是也大宗伯嘉
禮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彼

飲食與饗燕異此注不別者散文得通且賓客之禮以饗爲最
重食熱次之此經唯云飲食明通賅饗燕矣賈疏云鄭以燕饗
解飲食卽是飲入燕饗中不解經中食爲食禮者經中言食則
食禮自明今云飲食燕饗者欲見飲入燕禮可知饗中又兼燕
與食以其饗有米有酒故也詒讓案聘禮說禮賓云宰夫徹几
改筵又賓解以醴又薦羞豆脯醢公食大夫禮云凡宰夫之具
饗于東房又宰夫設黍稷膳稻則賓客飲食之禮疑宰夫皆親
其事不徒掌其法數矣鄭司農云殯夕食也者說文食部云殯
饋也饋申時食也孟子滕文公篇趙注云饗殯熟食也朝曰饗
夕曰殯黃以周云夕食爲殯之本義古人日食盛夕餞日之餘
於禮殺矣故不備禮曰殯殯率之殯自當以後鄭之說爲正率

謂生牲殮則無生牲且雖有腥而以飪爲先其禮具見聘禮鄭注云飪孰也又云新至尙孰毛詩傳云孰食曰殮義與鄭兩通案黃說是也析言之則朝食曰饗夕食曰殮通言之則凡熟食並曰饗殮朝聘致饗殮則爲凡食物之通稱飪腥兼備不止熟食矣惟其禮殮殺而饗盛故司儀注云小禮曰殮大禮曰饗饋禮殺者取夕食以爲名禮盛者取朝食以爲名實則致禮本不限以朝夕先鄭就本訓爲說於經義未切故後鄭不從引春秋傳曰殮有陪鼎者左昭五年傳楚薳啓疆曰宴有好貨殮有陪鼎杜注云熟食爲殮陪加也加鼎所以厚殷勤此引以證殮有熟食也云牽牲牢可牽而行者者享客先鄭注義同後鄭彼注云牽生牢也聘禮饋二牢陳于門西北面東上牛以西羊豕豕

西牛羊豕注云饋生也牛羊在手牽之豕束之是也以其可食則謂之饋以其可牽而行則謂之牽其實一也引春秋傳曰饋牽竭矣者左僖三十三年傳說鄭使皇武子辭秦客云吾子淹於於敝邑唯是脯資饋牽竭矣杜注云資糧也生日饋牽謂牛羊豕宰客先鄭注亦引左傳此文賈彼疏引舊注云饋死牢牽生牢聘禮疏引彼服虔注云腥曰饋案饋者牲殺而腥致之也對孰牢則曰腥曰生對生牢則曰死牢其義通也此引之者證牲可牽行稱牽之義云云謂饋客始至所致禮者宰客注義同賈疏云此亦破先鄭案聘禮客始至大夫帥至于館宰夫朝服設飧不待至夕也詒讓案據聘禮則諸侯亦宰夫掌饋與王國同江永云後鄭謂饋客始至所致禮非也此謂或有時賜之小

禮饋率耳始至致饋前言牢禮中已兼之案江不從鄭者以經云賓賜之饋率耳然經本不定鄭本或無賓賜之文則注說自可通今兩存之云凡此禮陳數存可見者唯有行人掌客及聘禮公食大夫者賈疏云以儀禮三千條內具有諸侯之禮但亡載者多今存可見者周禮之內有大行人掌客是待諸侯之禮儀禮之內有聘禮公食大夫是待聘客之法皆有陳數考校可知也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其者弔事弔諸侯諸臣幣所用贈也器所致明器也凡喪始死弔而含襚葬而贈贈其閒加恩厚則有贈焉春秋譏武氏子來求贈疏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者賈疏云弔謂王使人弔諸侯自弔諸臣須從王行者并有贈喪之具百官當共故宰夫摠戒令之注云

弔事弔諸侯請臣者明通咳畿外諸侯畿內請臣也賈疏云案
大宗伯云以喪禮哀死亡禮記檀弓曰君臨臣喪巫祝桃茢執
戈惡之也天子之禮弔請臣之法春秋左氏王使榮叔歸含且
贈是有弔法故云弔諸侯請臣也左傳文五年孔疏引何休膏
肅云禮尊不含卑鄭箴云禮天子於二王後之喪含爲先繼次
之贈次之賻次之於諸侯含之贈之小君亦如之於諸侯臣繼
之贈之諸侯相於如天子於二王後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
於士如天子於諸侯臣案禮記疏引釋廢疾說同依鄭說則王
於諸侯之妻及臣亦有哀弔之法其於王臣三公當視二王後
卿大夫當視諸侯士當視諸侯之臣亦各以差次爲含繼贈之
法此弔事通咳之矣又案凡王遣使聘問諸侯此官亦宜掌其

戒令聘禮云宰書幣命宰夫官具注云命之使取官具幣及所
宜齎是凡使命禮幣宰夫並掌之經唯言弔事者亦文不具也
云幣所用賻也者禮既夕注云賻之言補也助也貨財曰賻少
儀云賻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是賻有幣也依既夕文
賻贈亦有幣此止云賻者以賻是加恩厚其幣尤多故特言之
賈疏云案公羊傳口實曰含車馬曰贈衣服曰襚幣不入含襚
贈中故知是賻非也云器所致明器也者檀弓云孔子謂爲明
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注云神
明死者異於生人賈疏述注致上有用字云案儀禮既夕禮云
若就器則坐奠于陳注云就猶善也贈無常唯敬好所有則此
贈與人亦是賓客就器而云明器者相對言之則檀弓云竹不

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之等是主人之明器
賓客所致者謂之就器就成也謂善作之名爲就器摠而言之
皆是神明死者之器故此就器亦名明器也云凡喪始死弔而
含槨者據士喪禮君使人弔襚及親友襚皆在小斂以前彼士
禮雖無君致含之文但主人飯含並在小斂前則王於諸侯諸
臣等有致含者亦在小斂前可知是始死卽有弔及含襚之事
然此據畿內諸侯及諸臣言之若畿外諸侯距王國遠者則不
限此若文九年榮叔歸含贈含與贈同歸是也含槨詳大宰疏
云葬而贈贈者據禮既夕公贈及親賓贈贈在祖奠以後又云
公使宰夫贈玄纁束在柩行以後是也鄭彼注云贈所以助主
人送葬也贈送也是在將葬之時既夕公贈亦使宰夫與此經

合贈者春秋隱元年經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公羊傳云喪事有贈賵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賵何注云賵猶獲也禮知生者賵賵知死者賵禮設梁傳亦云乘馬曰賵荀子大略篇云與馬曰賵案大行人賈疏引左傳服注以宰咺爲天子宰夫若然此官主賵賵并奉致之矣賵者既夕云知死者贈記云凡贈幣無常注云玩好曰贈在所有白虎通義崩薨篇云贈之爲言稱也玩好曰贈知死者則贈禮所以助生送死追恩重終則至意也云其閒加恩厚則有賵焉者據既夕禮賵與贈贈同時公羊隱元年傳荀子大略篇並云貨財曰賵公羊何注云賵猶助也皆助生送死之禮穀梁傳云錢財曰賵是賵所以加恩厚助其喪費也賵疏云言此者欲見賵非正禮其賵乃

是於死者恩厚乃加之故禮記云弔喪不能賻不問其所費是
恩厚之義也引春秋譏武氏子來求賻者明非加恩厚則有不
賻也賈疏云隱公三年公羊傳云武氏子來求賻何以書譏何
譏爾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何休云禮本爲有財者制有則送
之無則致哀而已不當求求則皇皇傷孝子心又云蓋通于下
何休云爾者嫌天子財多不當求下財少可求故明皆不當求
之鄭引此者見王於諸侯諸臣有歸財爾諸侯諸臣亦不得求
也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大喪王后世子也
小喪夫人以下小官士也其大官則冢宰掌其戒令治謂共辨
疏掌小官之戒令者謂小官當共辨及奉行之事宰夫豫禁戒
告令之檀弓云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

自寢門至于庫門通典凶禮引盧植注據此經爲釋云戒令卽所謂舍故而諱新之屬案此亦戒令之一端云帥執事而治之者此官親帥執事官吏治其事也王后世子之喪禮重事繁治通於百官府不必專職之有司故以執事言之詳大宰疏注云大喪王后世子也者謂王及后世子三者之喪並爲大喪也大宗伯注義同通典引禮記盧注說此無云大喪君也則盧謂大喪不關世子與鄭說異賈疏云大宰云大喪贊贈王含玉宗伯云朝覲會同則爲上相大喪亦如之鬻人啓人俱云大喪之辨典瑞云大喪共飯王含玉贈玉彼皆據王喪唯司寇云大喪前王以爲嗣王皆不爲后世子喪者彼皆不對小喪此大喪對小喪亦王所申服故注爲王后世子也此不言庶子又不具案

宗伯注亦以大喪闕后世子賈偶失檢又賈大司寇疏謂此注
王后專屬后無王亦非鄭指詳彼疏云小喪夫人以下者闕九
嬪世婦女御諸內人小喪也大史注云小喪卿大夫也此文
別有三公六卿諸大夫之喪則此小喪中不兼卿大夫故唯據
內人小喪而言賈小祝喪祝疏謂小喪內有王后世子殊誤詳
彼疏云小官士也者對六官正貳攷等爲大官也通典引禮記
盧注說此經云小官屬官也與鄭說同賈疏云宰夫下大夫所
掌而言小官明是士可知云其大官則冢宰掌其戒令者以冢
宰爲宰夫之正宰夫既專掌小官明大官當冢宰掌之可知賈
疏云冢宰不言者文不具云治謂共辨者喪服傳注云治猶理
也考工記總敘注云辨猶具也辨俗作辨說文力部新附云辨

致力也賈疏云謂當職合共者共辦之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旅豕宰下士疏二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者此與職喪爲官聯也官有司謂小官之主共喪事者亦謂之公有司職喪云凡公有司之所共職喪令之趣其事是也賈疏云三公六卿喪尊故宰夫與春官職喪帥其於喪家有事官有司而治之治之亦謂共辦之胡匡衷云司主也凡事有專主者謂之有司有司有二義一是事有常職者謂之有司一是事本無常職者行禮時特使人主其事者亦目爲有司也案胡說是也此經凡云有司者並據專主其事之官其本非專主而聯事通職以共其禮者則謂之執事互詳大宰小宗伯疏云凡諸大夫之喪者

通中下大夫而言云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者賈疏云大夫之喪卑賤宰夫不自爲使在已之下其旅三十有二人帥有事於喪家之有司而治之詒讓案旅帥有司亦卽官有司冢上文省若其私臣則不煩宰旅帥之矣 注云旅冢宰下士也者前注云旅辟下士也敍官大宰有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宰夫爲冢宰之考冢宰之旅亦爲宰夫屬官故知其旅卽謂冢宰下下士也檀弓云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注亦云旅下士也案魯季氏爲司徒兼爲宰司徒旅猶宰旅也孟獻子爲魯三卿之一故司徒屬官亦治其喪事矣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而以攷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歲終自周季冬正猶定也旬十日也治不時舉者謂違時令

失期會疏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者宰夫之官計官成也此總
 掌治官之歲會與大宰小宰通受六官歲會異賈疏云羣吏則
 六十官正歲會正猶定也謂一年會計文書摠句考之歲計日
 會也云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者賈疏云謂每月
 終則令羣吏正其月要月要謂月計日要也每旬終則令羣吏
 正其日成日成謂日計日成也詒讓案依此經則一月三正日
 成計一歲十二正月要一正歲會也管子立政篇云三月一校
 六月一計十二月一著又君臣上篇云是故歲一言者君也時
 省者用也月稽者官也則一時半歲亦有計事經不具也云而
 以攷其治者賈疏云言會要成摠考之云治不以時舉者以告
 而計之者此宰夫之官刑也賈疏云謂告冢宰而誅責之也

注云歲終自周季冬者大司徒注同文董氏刊本自作日非賈
疏云以其正月之吉始和彼正月是周之正月始和布治于天
下至今歲終考之是一歲之終故知非夏之歲終也戴震云周
禮之書曰歲終曰正歲曰春秋冬夏皆夏時也王引之云歲終
與正歲相應鄭注小宰云正歲謂夏之正月則正歲爲夏之孟
春歲終爲夏之季冬不得以爲周之季冬也請以四證明之內
宰職曰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正歲均其稍食施其
功事歲終是夏之十二月正歲是夏之正月言歲終與正歲而
一歲盡於此矣故正歲則曰均曰施言其始也歲終則曰會曰
稽言其終也若謂歲終爲周之季冬則是夏之孟冬矣孟冬以
後尚有兩月豈得遽會其稍食稽其功事乎此一證也既祿職

曰寧安宅敍降正歲則行事歲終則弊其事上言正歲下言歲終明正歲是夏之正月歲終是夏之十二月正歲行事歲終弊之而一歲全矣若謂歲終爲周之季冬則甫及夏之十月十月以後尙有兩月豈得十月遽弊其事乎此二證也小司徒職曰孟冬祝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正歲帥其屬而觀刑是歲終在孟冬正歲之間則爲夏之季冬明矣若謂歲終爲周之季冬夏之孟冬則孟冬祀司民已是夏之孟冬何得又以歲終爲孟冬乎此三證也小宰歲終則令羣吏致事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大司徒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正歲令于教官曰各共爾職脩乃事以聽王命小司徒歲終則攷其屬官之

治成而誅賞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正歲則帥其屬而假教焉鄉師歲終則攷六鄉之治以語廢置正歲稽其鄉器鄉大夫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正歲令羣吏攷濂于司徒州長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濂如初黨正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正歲屬民讀濂遂大夫令爲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正歲簡稼器脩稼政士師歲終則令正要會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皆先言歲終後言正歲蓋周以建子之月爲正月其二月則建丑之月而夏之歲終其三月則建寅之月而夏之正歲也故正歲歲終用夏時之名而先歲終而後正歲則周月之次序也若謂歲終爲周之季冬建亥之月則爲周月之最後者矣何以先言歲終後言正歲乎此四證也歲終與夏之正

歲爲終始豈與周之正月爲終始乎案戴王二說足正鄭義之
誤吳廷華曾到林喬蔭說同云正猶定也者說文正部云正是
也事必是而後定故引申之定亦曰正管子法法篇云正也者
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云旬十日也者說文勺部云旬徧也十
日爲旬云治不時舉者謂違時令失期會者漢書賈誼傳云大
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閒以爲大故案違時令若十二月之
政令先後違其時節失期會謂事之共辨有期限而怠廢不辨
失期者也正歲則以遽警戒羣吏令脩宮中之職事警勅戒之
言鄭司農云正歲之正月以法戒勅羣吏疏令脩宮中之職事
者亦謂正宮中也禮弓說宰夫命于宮自寢門至于庫門注云
庫門宮外門天子謂之皋門然則皋門以內通謂之宮中宰夫

皆警戒之矣 汪云警勅戒之言者說文言部云警戒也又支部云教戒也勅卽教之借字詳大宰疏鄭司農云正歲之正月以法戒勅羣吏者此依今字作法也先鄭亦以正歲爲夏之正月與經凡言正月者異謂夏正月小宰戒令百官府時此官則亦警戒其屬及王宮中羣吏也賈疏云正歲乃夏之正月是其歲始故以法警戒羣吏令脩宮中之職事以謹勅之也書其能者與其良者而以告于上良猶善也上謂小宰大宰也鄭司農云若今時舉孝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疏書其能者與其良者者大宰注云能多才藝者司諫云掌糾萬民之德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于國事者此書其能者卽書其有道藝而能任國事者又兼書良者小宰六計弊羣吏一日廉善二曰

周禮正義

禮六

五百四十五

廉能良卽是善故與能者並書之也賈疏云上云令脩宮中之職事則此謂宮中諸吏也正歲之正月則豫選之擬至歲終宿舉之也 注云良猶善也者玉府司裘夏官敘官校人考工記總敘弓人注義並同說文高部云良善也良卽良之隸變良謂有善行次於有德行之賢故師氏三行二曰友行以事賢良也云上謂小宰大宰也者二官皆宰夫之長賈疏云以其承上文歲始未是賞時且長自告於王知上非王是小宰大宰鄭司農云若今舉孝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者漢書本紀武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又文帝二年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又武帝元封五年詔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應劭云舊言秀才遵光武諱稱茂才異等者超等軼羣不與凡同也案孝

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三者並漢時薦舉之目賈疏謂異等者四科不同等級各異失之又謂賢良卽經云良者茂才卽經云能者今審先鄭此注蓋祿舉漢制爲況非必以賢良屬良茂才屬能故鄉大夫先鄭注云與賢者謂若今舉孝廉與能者謂若今舉茂才則又以孝廉況與賢茂才況與能與此注可互證矣

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糾猶割也察也**疏**掌王宮之戒令糾禁者戒令謂戒具徵令之事糾禁亦卽士師之宮禁此官與彼爲官聯也 注云糾猶割也察也者小宰注同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眾寡時四時比較次其人之在否官府之在宮中者若膳夫玉府內宰內史之屬次諸吏直宿若今部署諸廬者舍其所居寺**疏**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眾寡者眾寡冢官

府次舍爲文凡吏士有職事常居宮內者爲官府官府之小者爲舍其官府不在外而入內治事或無專職而入共守衛使令暫居更直者爲次官府次舍所居之人通謂之眾寡與小司徒登其鄉之眾寡爲鄉里之民人異而義同宮伯云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此下文亦云爲之版以待與彼文相應是士庶子亦在眾寡之內彼職又謂之宮眾蓋自官吏以逮宿衛之士庶子守王宮之闕寺虎士隸民皆通該於是矣 注云時四時者鄭師注義同謂通四時皆比較之也賈疏云此時是尋常事故爲四時解之案地官鄉師云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講萬民之難隄鄭彼注時隨其事之時不爲四時解者彼據難隄非常故爲隨其事之時不得爲四時也云比較次其入之在否者宰夫

注云比較次之此義與彼同官中官吏員數眾多故宮正以時
校次其在否也云官府之在官中者若膳夫玉府內宰內史之
屬者大宰注云百官所居曰府蓋諸官府寺皆在宮外惟此諸
官掌王服御膳食及詔王聽治職掌尤近故於宮中爲官寺宮
中卽皋門以內也云次諸吏直宿者凡官吏治事士民聽事所
居處通謂之次宮伯士庶子所止曰入次司市市官所治曰思
次介次皆是穀梁莊十年范注云次止也直宿者或以職事暫
留或以更番當直止宿於是者別於官府爲常居之處也賈疏
云此次謂若匠人云外有几室九卿治之卽詩云適子之館兮
鄭云卿士所之之館在天子之宮中如今諸廡彼二者與此次
爲一物此據宮中之官府下宮伯云授入次入舍鄭注衛王宮

周禮正義

禮六

二千五百四十六

五百四十六

音彼注宮中官府子弟案依賈說則宮中官吏之次並在路門之外正朝之左右凡諸官府無論寺在內在外其在宮治事各於治朝旁之次或當直宿則亦於次中宿若今之朝房是也次詩邶風緇衣謂之館亦通謂之官玉藻云在官不俟屨注云官謂朝廷治事處也朝廷卽指治朝左右言之又案凡次舍對文義異散文亦通故左襄二十三年傳云敬共朝夕恪居官次杜注云次舍也國語魯語云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對曰夫位政之建也署位之表也章服表之章也宅章之次也今有司來命曰將易而次又公欲弛邠敬子之宅對曰今命臣更次於外請從司徒以班徒次魯語之次卽所居寺舍世官則以爲宅與朝廷治事之次異也云若今部署諸廡者賈疏述注今下有時

字阮元云時字當有注中屢言若今時詒讓案此亦舉漢法爲
況說文网部云署部署也各有所网屬也漢舊儀云宮司馬內
營衛周廬書夜誰何眇外門署屬衛尉殿內郎署屬光祿勳黃
門鈞盾署屬少府漢書百官公卿表顏注引胡廣云衛尉主宮
闕之門內衛士於周垣下爲區廬區廬者若今之仗宿屋矣藝
文類聚職官部引漢官解詁云衛士於周垣下爲廬各有員部
唐六典李林甫注引應劭漢官儀云光祿勳有南北廬主事三
署主事此注云部署諸廬殆卽衛尉光祿勳三署南北廬之屬
矣丁晏云漢書金日磾傳小疾臥廬師古曰殿中所止曰廬文
選西都賦周廬千列李善注史記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張晏
曰直宿曰廬云舍其所居寺者宮伯八舍注云舍其休沐之處

釋名釋宮室云舍於中舍息也寺廟也治事者相嗣續於其內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寺官舍也後漢書光武紀李注引風俗通云寺司也諸官府所止皆曰寺案鄭意此舍卽官寺亦卽官府之府蓋府爲百官居寺之大名其屬別謂之舍若今之諸官衙署是也諸吏官寺若在官外則入宮時治事直宿於治朝之次退直則仍適宮外之寺若親近之官寺旣在宮內則治事直宿亦在治朝之次其退直卽居其宮內之寺若然寺舍則在內在外不定視其職掌之近遠爲之在外之寺舍則若大司馬注謂軍將營治於國門之屬是也在內之寺舍則若此宮中諸吏及宮正士庶子休沐居入舍是也凡次多在路門外應門內近治朝之處舍則當在應門之外舉門之內與次不同處也爲

之版以待鄭司農云爲官府次舍之版圖也待待比也立謂版
其人之名籍待待戒令及比疏爲之版以待者此掌王宮版籍
之法與內宰爲官聯也注鄭司農云爲官府次舍之版圖也
者賈疏云先鄭於入成注云版戶籍圖地圖此注連言圖其版
卽名籍與後鄭義同詎讓案宮伯先鄭注云版名籍也以版爲
之圖亦畫版爲之故通言之圖亦得爲版論語鄉黨篇云式負
版者集解引孔安國云負版持邦國之圖籍者也先鄭意此官
府次舍所居之人則書於版其宮室所在方位則書於圖以備
稽察也云待待比也者說文彳部云待竝也謂竝當比之時案
版籍以校比之地也云立謂版其人之名籍者其人卽上文官府
次舍之衆寡是也後鄭意官府之人但有名籍不必有圖故不

從先鄭義云待待戒令及比者亦增成先鄭義以職首云掌王宮之戒令糾禁明施戒令時亦當案版籍也夕擊柝而比之夕莫也莫行夜以此直宿者爲其有解情離部署鄭司農云柝戒守者所擊也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春秋傳曰魯擊柝聞於邦疏夕擊柝而比之者比謂依在版之名籍周歷諸次而校其在否此謂每日小校比與上四時大校比異也 注云夕莫也者釋文云本亦作暮說文夕部云夕莫也又并部云莫日且冥也廣雅釋詁云莫夜也莫暮古今字云莫行夜以此直宿者爲其有解情離部署者荀子王制篇楊注云行巡行也離部署卽謂離次解亦懈之借字詳小宰疏賈疏云謂直宿卽坐持更之人別行夜者擊柝校比直宿人詒議案藝文類聚后妃部引尙

書大傳云雞鳴大師奏雞鳴於陛下然後應門擊柝告闕也彼擊柝疑卽此官所掌矣鄭司農云柝戒守者所擊也者挈壺氏後鄭注云擊柝兩木相敲行夜時也說文木部云柝判也易曰重門擊柝柝卽柝之隸變說文又有櫟字云行夜所擊木引易又作櫟然則櫟正字柝假借字此經字多作櫟挈壺氏野廬氏脩闕氏三職字並從櫟挈壺氏野廬氏疏引此職同疑今本作柝者誤又案經凡言擊柝者有二一爲守衛士民所擊賈所謂持更者也一爲官吏杖比諸士民者所擊鄭所謂行夜者也王宮有衛士直宿自兼有持更擊柝之人此宮正則又擊柝校比之故先鄭云戒守者義與後鄭云行夜同也孟子萬章篇趙岐注云柝門闕之木也擊柝之也或曰柝行夜所擊木也趙氏前

一義與許鄭並不合不足據引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者賈疏云易繫辭文彼又云蓋取諸豫鄭玄注云豫坤下震上九四體震又互體有良良爲門震日所出以爲門重門象良又爲手巽女也應在四皆木也手持二木也手持二木以相敲是爲擊柝擊柝爲守備警戒也四又互體爲坎坎爲盜五離又爲甲冑戈兵盜謂持兵是暴客也又以其卦爲豫有守備則不可自逸是也又引春秋傳曰魯擊柝聞於邾者左哀七年傳秋伐邾茅成子請告于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左傳釋文云柝字又作櫟引此二文並證擊柝爲城守之事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鄭司農云故謂屬災令宿宿衛王宮春秋傳曰忘守必危況有災乎玄謂故凡非常也文

王世子曰公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
室守大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此謂諸侯
也王之庶子職掌國子之伴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天子
唯所用之者令宿之事蓋亦存焉疏國有故則令宿者國有非
常之故當嚴戒守政此官則令士庶子等入宿衛王宮蓋平時
唯宮內官吏及士庶子當直者宿有故則令諸不當直者盡入
宿衛也云其比亦如之者賈疏云亦如上夕擊柝已上之事與平
常同也注鄭司農云故謂禱災者大宗伯云以帛禮哀禱茲
注云禱裁謂遺水火掌客注云禱裁新有兵寇水火也此作禱
災者注例用今字也詳膳夫疏云令宿宿衛王宮者說文六部
云宿止也行部云衛宿衛也宿衛王宮謂更直止宿宮中爲扞

衛也引春秋傳曰忘守必危況有災乎者謹火災有守衛之事
賈疏云左氏昭十八年夏五月宋衛師鄭災子產授兵登陴子
大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彼爲則
先鄭云必讀字不同也云立謂故凡非常也者廣雅釋詁云故
事也此經凡言有故者並謂非常事變朝士云若邦凶荒札喪
寇戎之故是也其大者則謂之大故鄭各隨文釋之臧夫注云
大故寇戎之事小司徒注云大故謂災寇也大宗伯注云故謂
凶裁肆師注云大故謂水旱凶荒大祲注云大故兵寇也司險
注云有故喪災及兵也此云凡非常則通朝士凶荒札喪寇戎
諸事言之較先鄭福災之義尤備賈疏又謂及王時出行不在
則巡守殷國亦當令宿猶諸侯有出疆之政亦以庶子入守公

宮也引文王世子曰公有出疆之政者鄭彼注云謂朝覲會同也云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者案彼文又云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注云庶子司馬之屬掌國子之俸爲政於公族者是鄭以彼庶子卽夏官諸子官也云正室守大廟者注云正室適子也大廟大祖之廟案正室卽小宗伯之門子大廟謂若后稷廟也云諸父守貴宮貴室者注云謂守路寢禮記釋文無貴宮二字王引之謂彼注路寢專釋貴室不當有貴宮二字此注亦後人據禮記誤本加之是也賈疏云謂同族諸爲父行者貴宮貴室同爲路寢路寢對大廟生人之尊也案賈本已衍貴宮一字故強爲之說禮記孔疏義同皆不足據也云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者注云下宮親廟也下室燕寢也賈疏云亦謂同族

之內諸爲子行孫行者也云此謂諸侯也者以彼文云公族公
宮則是諸侯法也云王之庶子職掌國子之伴國有大事則帥
國子而致於天子唯所用之者者據諸子文諸子燕義引作庶
子故夏官敘官注云諸子或曰庶子鄭注文王世子之庶子亦
以諸子釋之蓋王國諸子亦得稱庶子故燕義云古者周天子
之官有庶子官此注亦云王之庶子賈疏及燕義孔疏並謂於
天子爲諸子於諸侯爲庶子非鄭義也云令宿之事蓋亦存焉
者賈疏云彼是甲兵不云宿衛故鄭云令宿之事蓋亦存焉存
焉者宿衛之事亦在唯所用中引之者欲見國有故中有王出
疆巡守征伐皆須令宿衛成先鄭義也案賈說亦非也鄭引文
王世子及諸子職文者證有故則國子有宿衛之事但國子宿

衛雖庶子官所令既入宮則亦由宮正令宿故云蓋亦有焉云
蓋者以彼二經無文鄭互推補之也辨外內而時禁鄭司農云
分別外人內人禁其非時出入疏注鄭司農云分別外人內人
禁其非時出入者敍官注云辨別也賈疏云謂住在王宮中有
卿大夫士等外人謂男子內人謂婦女皆是也此男女謂相對
爲外人內人其內人非謂內宰職所云內人是刑女在宮中者
也案賈說非經注義也此內人外人當謂宮內宮外之人不必
分男女也禁之者宮內之人非時不得出宮外之人非時不得
入也內則云爲宮室辨外內深宮固門闔寺守之此辨外內與
彼義同稽其功緒糾其德行稽猶考也計其功吏職也緒其志
業疏稽其功緒者賈疏云宮正考其宮中卿大夫士功狀及職

業多少素此亦當兼顧庶子賈說未暇云糾其德行者謂教羣
吏及羣子等以六德六行異師氏爲官聯也凡國子皆入王宮
左之小學此官所掌者宮中官吏子弟及宿衛士庶子等亦糾
其德行下文又云教之道藝明雖貴遊宿衛亦不廢學也 注
云稽對考也計也者稽考小司徒賈人注並同稽訓留止引申
爲審慎考計之義小爾雅廣言亦云稽考也計訓互詳小宰疏
云功吏職也者小爾雅廣詁云功事也廣雅釋詁云職事也凡
吏受職則有事事成則有功故職事通謂之功云結其志業者
內宰注云緒業也顧炎武云已成者謂之功未成者謂之緒說
文緒絲端也中庸曰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纘其出入均
其稍食鄭司農云幾其出入若今時宮中有罪禁止不得出亦

不得入及無引籍不得入宮司馬殿門也立謂幾荷其衣服持
操及疏數者稍食祿稟疏注鄭司農云幾其出入若今時宮中
有罪禁止不得出亦不得入者孔廣森云漢書嚴延年傳注張
晏曰故事有所劾奏並移宮門禁止不得入然則在內者見彼
劾奏卽不許出矣云及無引籍不得入宮司馬殿門也者賈疏
云言引籍者有門籍及引人乃得出入也又云司馬殿門者漢
宮殿門每門皆使司馬一人守門比干石皆號司馬殿門也王
應麟云元帝紀令從官給事官司馬中者得爲大父母父母兄
弟通籍應劭曰籍者爲二尺竹牒設其年紀名字物色縣之宮
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顏師古曰司馬門者宮之外門也衛尉
有八屯衛候司馬主衛士徵述宿衛每面各二司馬故謂宮之

外門爲司馬門竇嬰傳太后除嬰門籍不得朝請王嘉傳爲郎
 坐戶殿門失關免梁孝王傳梁之侍中郎謁者著引籍出入天
 子殿門與漢宦官亡異阮元云漢官儀云公車司馬掌殿司馬
 門司馬殿門卽殿司馬門也案阮說是也劉向列女傳辯通篇
 齊鍾離春傳齊有司馬門則周季已有此制矣云玄謂幾荷其
 衣服持操及疏數者者王制注云譏苛察也幾譏荷苛字並通
 春官世婦及射人經注並作苛閻人司關萍氏環人注同比長
 注又作呵正字當作訶說文言部云訶大言而怒也荷苛皆假
 字呵卽訶之俗賈疏云案閻人云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
 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司門云幾出入不物者謂衣服履占
 不與衆同及所操物不如品式者職雖不同皆是守禁此經直

云幾其出入明知有此阿其衣服持操及疏數此增成司農義也詎讓素疏數者謂出入疏數異於平時則亦幾荷之云稍食祿稟者內宰廩人掌固注義並同說文禾部云稍出物有漸也直部云稟賜穀也賈疏云稍則稍稍與之則月俸是也則下士食九人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大夫倍上士之類其祿與之米稟故云祿稟也易疏云當是一命以上謂之祿庶人在官者稍食而已金榜云校人等馭夫之祿宮中之稍食明稍食與祿殊也沈彤云稍食食之小者校人等馭夫之祿宮中之稍食馭夫爲中士下士宮中則師圍府史以下觀宮正食官府之眾寡內宰食王內之人民並稱稍食則易說誠然而疏以稍食爲命士以上之祿之通稱誤矣案易金沈三說是也校人先鄭注云

稍食謂稟此訓最析司士云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注云食稍食也亦以祿食並言然則有爵則有祿有事則有食故廩人以稍食匪頒二者並舉食異於祿明矣以經考之賦祿或以田或以米粟奠食則一以米粟無以田者自卿以下至命士皆有爵者也故皆給祿不給食祿之多寡有定視命數以爲差小宰云聽祿位以禮命內史云王制祿則贊爲之校人云等馭夫之祿是也不命之士及庶子庶人在官者皆無爵而有事者也故皆給食不給祿檠弓云仕而未有祿者是也食之多寡無定視其事之繁簡功之上下以歲時稽而均之小宰六敘正羣吏云以箴制其食醫師云歲終稽其醫事以四等制其食內宰掌內官云均其稍食夏官藥人云乘其事試其可醫

以上下其食而誅賞校人云等宮中之稍食是也稍食亦曰稟
食聘禮云既致遠甸而稍鄭彼注云稍稟食也是稍食稟食義
同墨子七患篇云歲饑則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之一旱
則損五分之二凶則損五分之三饑則損五分之四饑則盡無
祿稟食而已矣無祿而有稟食卽所謂稍食也中庸云日省月
試既稟稱事注云既讀爲餘餘稟稍食也彼說百工以無祿故
有稍食餘稟亦卽稟食也大府四郊之賦以待稍秣注云稍秣
卽芻秣稍秣卽給牛馬之稟食也人之稟食謂之稍食猶之牛
馬之芻稟謂之稍秣矣稍食通言之或亦謂之祿故王制云庶
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庶人在官者不得有祿孟子王制所
謂祿實卽稍食燕禮士旅食注云士旅食謂未得正祿所謂庶

人在官者也然則此注以祿稟釋食或亦謂非正祿與燕禮注
意略同但經則凡言祿者皆正祿與稍食顯有區別鄭既未別
白言之賈疏遂并祿食爲一使分田制祿之典與詔事奠食之
法淆提無別其失甚矣去其淫怠與其奇衰之民民宮中吏之
家人也淫放濫也怠解慢也奇衰譎觚非常疏去其淫怠與其
奇衰之民者釋文云衰亦作邪案說文衣部云衰變也邑部云
邪琅邪郡此經例用古字作衰注例用今字多借邪爲之詳司
諫疏去之者謂撥放不得入宮也 注云民宮中吏之家人也
者內宰云分其人民以居之注云人民吏子弟此云吏之家人
卽吏子弟也宮中吏卽前注所說膳夫玉府諸官其官府本在
宮內故其子弟得相隨入宮但此民與內宰之人民所該甚廣

蓋兼含凡上庶子及虎士守王宮者言之賈疏謂若司隸隸民之類亦是也互詳內宰疏云淫放濫也者孟子滕文公篇趙注云淫放也國語周語韋注云淫濫也云怠解慢也者亦段解爲懈說文心部云怠慢也懈怠也云奇衰譎觚非常者衰黃丕烈校改邪賈疏云兵書有譎觚之人謂譎詐桀出觚角非常也案賈引兵書未詳所據祭義云雖有奇邪而不治者則微矣與此奇衰義同孔疏云奇謂奇異邪謂邪惡皆據異行之人言又賈子道術篇云方直不曲謂之正反正爲邪奇衰與譎觚非常並謂奇詭不正譎觚猶莊子齊物論云恢恠憭怪彼釋文引李頤云恢恠也孟子梁惠王篇趙注云桀服譎詭非常之服觚怪乖詭並聲轉義略同史記三王世家索隱引此注作譎怪則司馬

貞肌改不足據也至此經奇衰文凡三見而注悉小異內宰禁其奇衰注云奇衰若今媚道比長有臯奇衰則相及注云衰猶惡也蓋鄭君隨文立訓總其大要義並通也又司教掌萬民之衰惡過失而誅讓之注云衰惡謂侮慢長老語言無忌而未麗於罪者奇衰衰惡義亦相近奇又作倚管子版法篇云植固不動倚邪乃恐荀子榮辱篇云飾邪說文姦言爲倚事又王制篇云姦言姦說姦事姦能遁逃反側之民職而教之須而待之卽所謂奇衰之民也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五人爲伍二伍爲什會之者使之輩作輩學相勸帥且寄宿衛之令鄭司農云道謂先王所以教道民者藝謂禮樂射御書數

疏

會其什伍者說文

會部云會合也宮中宿衛士庶子及虎士等亦以軍法部署之

以佐守衛而便校比猶諸子掌國子合其卒伍也云而教之道
藝者使就王宮左之小學而教之與保氏爲官聯亦猶諸子使
國子脩德學道也 注云五人爲伍者小司徒族師及夏官敘
官文說文人部云伍相參伍也云二伍爲什者說文人部云什
相什保也周書大聚篇云十夫爲什云會之者使之輩作輩學
相勸帥者一切經音義引倉頡篇云輩比也說文人部云倫輩
也謂倫輩相合比作功事而學道藝也賈疏云宮正掌宮中卿
大夫士亦兼掌子弟會謂會合其宮中子弟使之以五人爲伍
二伍爲什必會合之者欲使之宿衛時語言相體服容相識是
其輩作也及其學問又相親及切磋琢磨是其輩學摠是相勸
帥也云且寄宿衛之令者賈疏云管子云因內政寄軍令在家

時五家爲比在軍還五人爲伍之類此亦五人爲伍二伍爲什使之輩學似若在家也因使之宿衛以寄軍令也鄭司農云道謂先王所以教道民者藝謂禮樂射御書數者御當依保氏作取詳彼疏管子君臣篇云道也者上之所以導民也賈疏云謂若保氏云掌養國子以道而教之六藝道則師氏三德三行也藝謂禮樂射御書數者亦保氏職文也案少儀問道藝後鄭注云道三德三行也藝六藝賈據彼注義故分道藝爲二王引之云鄉大夫以致其德行察其道藝德行與道藝分言則道非德行之謂也案道者術也韋昭吳語注道術也道藝卽術藝列子周穆王篇魯之君子多術藝是也道訓爲術藝亦是術故以道藝連文道卽藝也司農言禮樂射御書數先王所以教道民故

又謂之道也疏以道爲三德三行非先鄭之意案王說是也凡
經云德者並指六德六行而言云道者並指六藝六儀而言兼
舉之則曰德行曰道藝此教之道藝道卽是藝與德行無涉上
文云糾其德行乃是六德六行耳大司樂凡有道有德者使教
焉後鄭注云道多才藝者德能躬行者是後鄭亦分釋甚明學
記注盜僞有不審不爲典要賈誤會先鄭之指強分爲三又引
保氏養國子以道爲證不知保氏所教之道亦卽藝儀與師氏
教德行異職也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吏職
也疏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者正宮中官吏之月
要歲會亦此官之官成官計也賈疏云稍食謂宮中官府等月
祿故至月終會計之歲終則會計行事吏職當考知功過也案

稍食與諫異詳前疏

注云行事吏職也者上文稽其功緒注

云功吏職也此云行事與上文功是一故注亦同凡邦之大事

令于王宮之官府次舍無去守而聽政令使居其處待所爲

疏

凡邦之大事者全經各職所掌大祭祀大會同大賓客大喪大
師大田諸事皆爲大事此邦之大事王宮有戒守則當謂有寇
戎及大喪之事賈疏據左傳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然大祀宮中
不必有戒守之事疑此大事不關祀也宮伯邦有大事疏亦惟
以施戎爲釋 注云使居其處待所爲者賈疏云謂使之皆在
次舍不得去部所守而聽待政令須有所爲春秋以木鐸脩火
禁火星以春出以秋入因天時而以戒**疏**春秋以木鐸脩火禁
者亦土師宮禁之一端謂於宮中警宮眾與司恒氏脩國中火

禁內外職掌互相備也脩火禁亦文事故舊木鐸 注云火星
以春出以秋入者明脩火禁必以春秋之義司燔云季春出火
季秋內火先鄭注云以三月本時昏心星見於辰上使民出火
九月本黃昏心星伏在戌上使民內火火星卽心星詳彼疏云
因天時而以戒者卽因出火入火之時而施禁以戒救之也賈
疏云此謂宮正於宮中特宜慎火故脩火禁夏官司燔云掌行
火之政令四時變鬪火以救時疾下又云時則施火令爲焚萊
之時故脩火禁也秋官司烜云中春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注
云爲季春出火也火禁謂用火之處及備風燥是二月預脩之
三月重其事各有所爲不相妨也樂經云春秋不云何月賈據
注推之謂當在季春季秋則火出入之後也姜兆錫云春秋謂

仲春卯月仲秋酉月也以司烜氏中春以木鐸脩火禁推之可見案依姜說則脩火禁在火出入之先於經義並可通若然司烜氏歲止一脩火禁此官掌宮政於火禁尤重故歲兩脩之與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則執燭鄭司農讀火絕之云禁凡邦之事蹕國有事王肅出則宮正主禁絕行者若今時衛士填街蹕也宮中廟中則執燭宮正主為王於宮中廟中執燭玄謂事祭事也邦之祭祀禘七祀於宮中祭先公先王於廟中隸僕掌蹕止行者宮正則執燭以為明春秋傳曰有大事於大廟又曰有事於武宮疏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則執燭者賈疏云謂祭祀之事王當出入來往時隸僕與王蹕止行人於宮中及廟中也王出向二處當侵晨而行爾時則宮正為王執燭為明也詒讓

案執燭與宮人屬人爲官職也此官唯掌執燭本不掌蹕事但其執燭以隸僕之蹕爲節蓋必王親與祭事乃有蹕若小祭祀及祈禱王所不與者則無蹕此官亦不執燭當別使賤者執之燕禮云宿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司宮執燭于西階上甸人執大燭于庭閭人爲大燭于門外大射儀亦同鄭注云燭燧也彼司宮爲宮人則庶子當卽宮伯所掌之士庶子蓋亦兼屬宮正禮經與此無義不注也 注云鄭司農讀火絕之二云禁凡邦之事蹕國有事王當出則宮正主禁絕行者者邦舊本作國今從宋余仁仲本賈疏云先鄭讀火絕之則火字向上爲句也其禁自與凡邦之事一共爲一句宮正既不掌蹕事若如先鄭所讀則似宮正爲王蹕非也武億云司烺氏中春以木鐸脩火禁于

國中此卽火禁連文之徵案武說是也此凡邦之事與上文凡邦之大事文例亦正同先鄭讀二句並不辭故後鄭不從又案文選潘岳藉田賦云宮下設門闕之蹕此用先鄭義也李善注引周禮宮正凡邦之事蹕宮中則與二鄭讀並不合不可從云若今時衛士填街蹕也者孔廣森云衛宏漢舊儀曰董動則左右侍帷幄者稱警車蹕則衛官填街騎士塞路出殿則傳蹕詔讓策先鄭意宮正掌宿衛故又爲王蹕與漢衛士蹕事相類故舉以爲況文選藉白馬賦注引應劭漢官儀亦云大駕鹵簿五營校尉在前名曰填街今本文遠注作填衛誤互詳閩人疏云宮中廟中則執燭宮正主爲王於宮中廟中執燭者舊本廟中下有則字今據宋本注疏本刪先鄭以蹕與執燭並爲宮正之

事蹕在宮外執燭則在宮內謂宮廟二處並當執燭也宮正不
主宮外之事則不得在外爲王蹕宮內之蹕又自有隸僕掌之
故後鄭不從云玄謂事祭事也者破先鄭國有事爲泛指王出
行幸之事賈疏云謂在宮中廟中二處皆有祭事也云邦之祭
社稷七祀於宮中者賈疏云小宗伯云左宗廟右社稷在宮中
中門之外也依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行
曰國門曰泰厲曰戶曰竈案司門云凡歲時之門受其餘則此
七祀等是謂羣姓所立者不在宮中也祭法又云王自爲立七
祀者此則禱祀在宮中者也案社稷當在中門內賈依鄭義謂
在中門外非也詳小宗伯疏又案月令注云凡祭五祀於廟孔
疏云中霤禮文設祭戶祭中霤在於廟室之中若祀竈祀門祀

行皆在廟門外七祀加司命與厲亦當與廟門行等俱在廟門之外祀也總在宮內故宮正注云祭祀環七祀於宮中案如孔說則七祀皆在廟門內外鄭以廟亦在宮中但此經以廟與宮對文廟以祭祖考爲主餘祀並於宮然則此注與六月令注義亦無迂也云祭先公先王於廟中者司服注云先公謂后稷之後大王之前不出至諸蓋是也后稷及大王以後諸王並爲先王詳彼疏云隸僕掌蹕止行者者彼先鄭爲宮正蹕也隸僕云掌蹕宮中之事先鄭彼注云蹕謂止行者清道後鄭以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爲句謂二處蹕止行人並隸僕所掌不闕宮正闕人云大祭祀喪紀之事蹕宮門廟門與此文例正相類云宮正則執燭以爲明者賈疏謂王使農行執燭爲明案祭義云

周人祭日以朝及闇彼雖謂郊祀其宗廟之祭當亦然然則及
闇亦當執燭爲明也引春秋傳曰有大事於大廟者春秋文二
年經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三家經並同鄭此引以經爲傳
又大事上有有字蓋偶誤記大事公穀以爲大廟左傳杜注以
爲大禘此引以證祭祀爲邦事也云又曰有事於武宮者昭十
五年經春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左傳杜注云武宮魯武公廟
此武宮亦廟也鄭引之者亦以證有事爲祭祀事也大喪則授
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廬倚廬也舍墜室也親者貴者居倚
廬疏者賤者居墜室雜記曰大夫居廬士居墜室疏大喪則授廬
舍者賈疏云大喪謂王喪臣子皆爲之斬衰則同廬舍所居則
異也案此大喪當亦兼先后及王后之言之賈說未詳說文

手部云授子也以廬舍授子當居者云辨其親疏貴賤之居者
 惠士奇云荀子大略曰吉事尚尊喪事尚親故欲辨貴賤先辨
 親疏既序親疏又分貴賤同一居廬或宮或袒或隱或顯貴非
 人君則袒之親非適子則隱之尚親而兼尚尊也 注云廬倚
 廬也者喪大記云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君為廬宮之大夫士
 檀之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几非適子者
 自未葬以於隱者為廬注云宮謂圍障之也禮袒也謂不障既
 夕記云居倚廬注云倚木為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白虎通義
 喪服篇云所以必居倚廬何孝子哀不欲聞人之聲又不欲居
 故處居中門之外倚木為廬質反古也不在門外何戒不虞故
 也故禮記傳曰父母之喪居倚廬於中門外東牆下戶北向

疏云謂於路門之外東壁倚木爲廬云舍至室也者喪大記云
既練居至室不與人居既祥黜至室注云黜至至室之節也地謂
之黜牆謂之至又喪服傳云既練舍外寢注云舍外寢於中門
之外屋下壘壘爲之不塗壘所謂至室也白虎通義喪服篇云
練而居至室無飾之室賈疏云舍對廬故爲至室至室者兩下
爲之與廬異惠士奇云倚廬不塗既葬塗廬塗近乎至釋名云
至亞也次也先泥之次乃飾以白灰康成謂至室者屋下壘壘
爲之蓋柱楣倚壁爲一偏壘壘成屋爲兩下然則既葬塗之既
練壘之既祥又加黜至總謂之廬故尙書大傳曰高宗有親喪
居廬三年此之謂也云親者貴者居倚廬疏者賤者居至室者
雜記云疏衰皆居至室不廬廬殿者也注云言廬哀敬之處非

有其實則不居然則親者貴者居倚廬亦以親貴主殿也賈疏云親謂大功以上貴謂大夫以上者居倚廬疏謂小功緦麻賤謂士二者居堊室知義如此者以其經云辨其親疏貴賤明當如此解之也吳廷華云倚廬皆在寢門之東適子當逼寢門餘以次而東蓋以親疏別遠近也又曰貴賤者爲異姓之臣言之親者在前疏者在後同姓在前異姓在後案依吳說則同一居倚廬亦自有親疏貴賤之異堊室亦然足與鄭義互相備引雜記曰大夫居廬士居堊室者鄭彼注云請未練時也賈疏云彼是諸侯之臣其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彼注云士居堊室亦謂邑宰也朝廷之士亦居廬引之者證貴者居廬賤者居堊室一邊之義耳其實爲諸侯禮不辨親疏貴賤而別其遠近並爲天子

之臣也雜記孔疏云按閒傳云斬衰之喪居倚廬既練居堊室此經若練後則大夫居堊室今云大夫居廬明未練時也士若非邑宰未練之前當與大夫同居廬今云居堊室故知是邑宰也必知邑宰者以上文云大夫終喪士練而歸言邑宰之士降於大夫此云士居堊室亦降於大夫故知是邑宰之士也朝廷之士亦居廬者以臣爲君喪俱服斬衰故知未練之前士亦居廬也然周禮宮正注云親者貴者居廬疏者賤者居堊室引此雜記云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則是大夫以上定居廬士以下定居堊室此云朝廷之士亦居廬與彼不同者尋鄭之文意若與王親者雖云士賤亦居廬則此云朝廷之士亦居廬是也若與王無親身又是士則居堊室則此經士居堊室是也故鄭於宮

正之注引此士居堊室證賤者居堊室若與王親雖疏但是貴者則亦居廬也庾氏熊氏並爲此說熊氏或說云若天子則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則雜記言是也若諸侯則朝廷大夫士皆居廬也邑宰之士居堊室宮正之注是也此義得兩通故並存焉案孔引庾熊二家說卽賈氏所本熊氏或說與雜記注義違此注又不得據諸侯制非鄭指也依庾熊賈說則喪服斬衰皆居倚廬既練居堊室乃據親者言之雜記所云爲疏者之法則士於君雖斬衰亦降居堊室蓋於貴賤之中復以親疏別爲差次經記各舉一隅不容泥也

周禮正義卷六終